

開館當天，館內播放愛爾蘭詩人伊娃·葛利芬（Eva Griffey）朗讀由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翻譯，龍瑛宗創作的詩歌〈在南方的夜晚〉和〈午前之詩〉的影片，擁有類似命運的島國，藉由文學得以相互理解彼此。除了來自國外的文學連結，現場也播放北埔客語創作歌手曾亞君為龍瑛宗文學館寫的一首客語歌〈He 不為人知的他〉。

清大臺文所王惠珍教授長期參與龍瑛宗文學館的設立過程，對該館後續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北埔設立龍瑛宗文學館，具有歷史意義外，也是作家送給故鄉的禮物，與此同時，文學館也是一個「平臺」，不同的人都可以從中找到意義。喜歡老建築的，可以欣賞修復後的日式建築樣貌；喜歡龍瑛宗作品的人，可以從常設展進一步理解龍瑛宗的文學成就。文學館未來可以跟鄰近的北埔國小合作，推行相關的文學教育。

作家賴香吟曾提及龍瑛宗的早期作品特色，認為他關注到當時臺灣新興的知識分子，描寫這些人可能受過中等教育，但無力往高等教育邁進，面對種族、社會、家庭的阻撓下，逐漸絕望的過程。或許未來的臺灣知識分子，不用像前輩那樣孤身面對那些困境，龍瑛宗文學館是集結眾人努力的成果，也是臺灣文學的後援。

這座日式建築曾經是龍瑛宗的文學起點，也是他文學成就的總結。在未來，更多人會從這裡開始理解臺灣文學。

龍瑛宗文學館

地址：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 8 號（北埔國小側門）



- 1 館舍周邊的木瓜樹讓人聯想到龍瑛宗代表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 2 龍瑛宗的藏書。

# 陰影與輕盈 無須爲人所知—— 呂赫若日記

| 拾藏物語 03

## Heruo Lü's Diary

| NMTL's Archive Select



Text by 鄭李宜頤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呂赫若日記》

### 我們爲什麼挑這個藏品

一生爲臺灣文學窮盡心力，卻落得生死未卜，留給家人數件文物，包括文稿，被埋藏在荔枝園下，唯一的日記被保存，同時也留下其所記述的、發生過他生命中最爲重要的三年時光。

時隔多年，這本手記終於由他的家屬親手捐贈。

也許，我們可以從日記出發，爲這份僅存的紀錄說一則故事……

1942年，陰雨綿綿的秋冬之際，在大稻埕的「山水亭」。呂赫若先生又來與朋友聚會了。除了跟朋友聚會，呂赫若也在這裡談事情，或者獨自看書，尋找下一篇小說的靈感。

和以往談笑風生的心情不同，呂赫若壓低嗓子、眼眉間洩漏微小痛苦，「……芳雄病了。哭得特別嚴重，我……」。

彼時「山水亭」外的天色被雨霧染淡，彷彿呼應呂赫若的心情。但隨著戰事的腳步逐漸逼近，臺灣的文化界也要隨著國策起舞，浪漫的詩歌、小說漸漸失去發表的園地。集結諸多文化人的「山水亭」，這座文化堡壘還能持續多久呢？

或許，呂赫若痛苦的表情，除了擔心兒子的病況外，也在思考時局的變化吧。

幸好，呂赫若的兒子芳雄，挺過病魔的摧殘。

多次來到「山水亭」的人，都在臺灣文化史留下痕跡—《福爾摩沙》的張文環、中央書局的張星建、音樂家呂泉生……呂赫若坐在這群人物中，他的樣貌和氣質，總是能在人海中一眼看中。

1943年的春天，氣候逐漸變暖，對外的戰爭似乎也有斬獲。呂赫若來到臺中，即使下著雨，但「教化會館」依然高朋滿座，今天晚上是磯江老師的送別音樂會，大家除了送別，也期待呂赫若的獨唱。和去年壓低嗓子，哀戚的呂赫若相比，今晚的呂赫若健康多了，身子也厚實起來，他登台的穩健步伐、慎重的演唱，歌聲嘹亮，迴盪在舞台上。

那對微微低垂的眼簾—

觀眾遠遠凝視著鎂光燈下的全新演唱的音樂才子，歌唱結束，眾人起身鼓掌。爲了聽呂赫若唱歌，不少人在臺北搭火車來到臺中。而他總是讓身邊的人燃起莫名的熱情，或許有人聽完演唱，會買下他編輯的《台灣文學》，讀一讀才子在文學的另一面。

轉眼又到1943年年末，呂赫若這半年多有喜事，努力耕耘的小說終於受到吳新榮、高見順幾位作家的認可。但關於歌唱的事情，似乎遇到阻礙—那年夏天，他的嗓子發了炎，本來隨「厚生音樂研究會」一同辦的獨唱，也因此取消。幸好經過數日休養，又可以重新發聲。

此時，德軍已從斯摩林斯克市撤退，時局逐漸緊迫。和戰況同樣不樂觀的是，病魔又纏上呂赫若一家，他的家人也接連染上膿瘡與傷寒。

好事是稀有的，呂赫若終於獲得了重要的「台灣文學獎」。然而，即使獲得許多文人夢寐以求的榮譽，先生仍是愁眉不展，又消瘦了許多。

無從化解的陰鬱冬季。十二月十二日，呂赫若主辦的《台灣文學》被政府勒令停刊了。

連呂赫若最後的救贖，也被國家剝奪了。

這一年的平安夜，在士林協志會上，呂赫若又登台表演。如果觀眾知道，這是呂赫若最後一次公開唱歌，會是怎樣的心情？如果呂赫若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

1944年的夏天，那時剛過了梅雨季，正是明亮的日子。晴朗得令人憎惡。呂赫若的小女兒緋紗子去世了。腦炎，在臺北帝大醫院只住了一個月，呂赫若殷切的期望和呼喚，終究也消逝在他力不能及的傷病之中。

也許是女兒過世帶來的打擊，或者是戰時的糧食不足，呂赫若的健康每況愈下，隨著天氣越來越寒冷，話也變得更少。即使國家牢牢盯著文學創作的內容，呂赫若還是開始撰寫一部以「星星」爲題的小說，希望能將無法忘卻的女兒的死保存下來，只是每一動筆，就無法抑制地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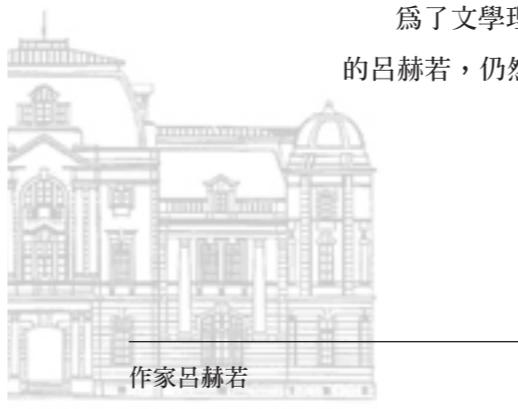
戰爭是真的開始了。

十月十一日，在悲哀的氣氛之中，本島發布了警戒警報。緊接著晴朗的十二日上午，美軍抵達了臺北上空，發動了近乎沉默的空襲。

昔日文人薈萃的山水亭，即使因戰事而略顯蕭索，也仍未屈服停業。毛毛細雨自空中飄落，隨著轟炸帶來的輕柔飛灰，落在臺北城的每一個人眼中。張文環先生、王井泉先生，以及其他文人，臺灣文學接近山窮水盡、時局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仍斷續於山水亭會面，爲了必要的理想奮鬥。

爲了躲避空襲，呂赫若已經連夜遷回潭子老家。在鎮日消磨的北風裡，不知呂赫若是否正迎下直面而來的牛車，將那些沉實而必要的包裹，一件一件背進空蕩的大廳？

爲了文學理想求生的呂赫若，最終不知會抵達何處。所有所見所知只有，1944年的呂赫若，仍然對未來有著希望……



作家呂赫若

呂赫若集作家、劇作家、聲樂家、教師、記者於一身，被譽爲「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1914年生於豐原郡潭子。1935年以〈牛車〉發表於東京文學雜誌《文學評論》。1944年出版的《清秋》爲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唯一出版的小說集。他在1940年前往日本學習聲樂，參加東京寶塚劇團，回臺後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加入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並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臺文館於2004年出版一套兩冊的《呂赫若日記》，同時呈現「日文手稿本」與「中文翻譯本」，提供讀者從日記中認識呂赫若。



呂芳卿（右）將《呂赫若日記》捐贈給臺文館，由蘇碩斌館長代表受贈

### 《呂赫若日記》捐贈臺文館紀事

臺灣文學重要文物《呂赫若日記》在呂赫若106歲冥誕之際，由呂赫若長子呂芳卿先生代表家屬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這本70年前幸未塵埋於荔枝樹、逃過時代劫難的日記，刻印著呂赫若的筆跡和心血，標誌著一代臺灣作家的精神圖像，也象徵著呂赫若的家人在長期暗黑的歷史陰影下的孤單和堅毅。因有呂芳卿、呂芳雄兄弟及家屬的託付和信任，使這本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物得以入藏，得到妥善的修復和保存。

在2018年在廖振富前館長的努力下，取得呂赫若家屬捐贈的第一批文物，2020年8月25日在文化部長李永得、促轉會主委楊翠、作家李昂、學者陳萬益、呂興昌等文學界來賓的見證下，由臺文館蘇碩斌館長代表接受文物。

《呂赫若日記》爲呂赫若於1942年到1944年連續三年以日文書寫之日記，70年來，家屬審慎保存這本唯一的日記，並在每年清明掃墓時透過日記追憶故人，有感於紙本保存不易，因此於2020年清明時經過討論，同意將日記捐贈臺文館典藏。（陳昱成整理）